1. 憤怒與攻擊的關係顯而易見，但憤怒與恐懼的關係卻不是一向都那麼明顯。憤怒一向會牽涉到分裂的投射，但你終究得接受那是自己的責任，而非怪罪到他人身上。除非你相信自己受到了攻擊，攻擊回去合情合理，而你對此也不負有任何責任，否則就不會生起憤怒。一旦有了這三項完全不合理的前提，「弟兄配得的是攻擊而不是愛」的結論就必會隨之而來，即便那同樣一點兒也不合理。你豈能從神智不清的前提得出並非神智不清的結論？若想化解神智不清的結論，就得深思它所仰仗的前提是否清明。你無法**遭受**攻擊，攻擊**並不**合理，而且你也**必須**為自己的信念負責。

2. 上天要你以我為學習的榜樣，畢竟以極端案例作為教材會對你格外的有幫助。每個人都在教，而且無時或止。只要你接受任何前提，就不得不肩負起這一責任，也沒有人能不依靠某種思想體系來組織自己的人生。一旦你發展出任何型態的思想體系，就會依此而活並教導它。你可以忠於某一思想體系，而你也能錯置這種能力，但它仍是信心的一種形式，且可以改變方向。